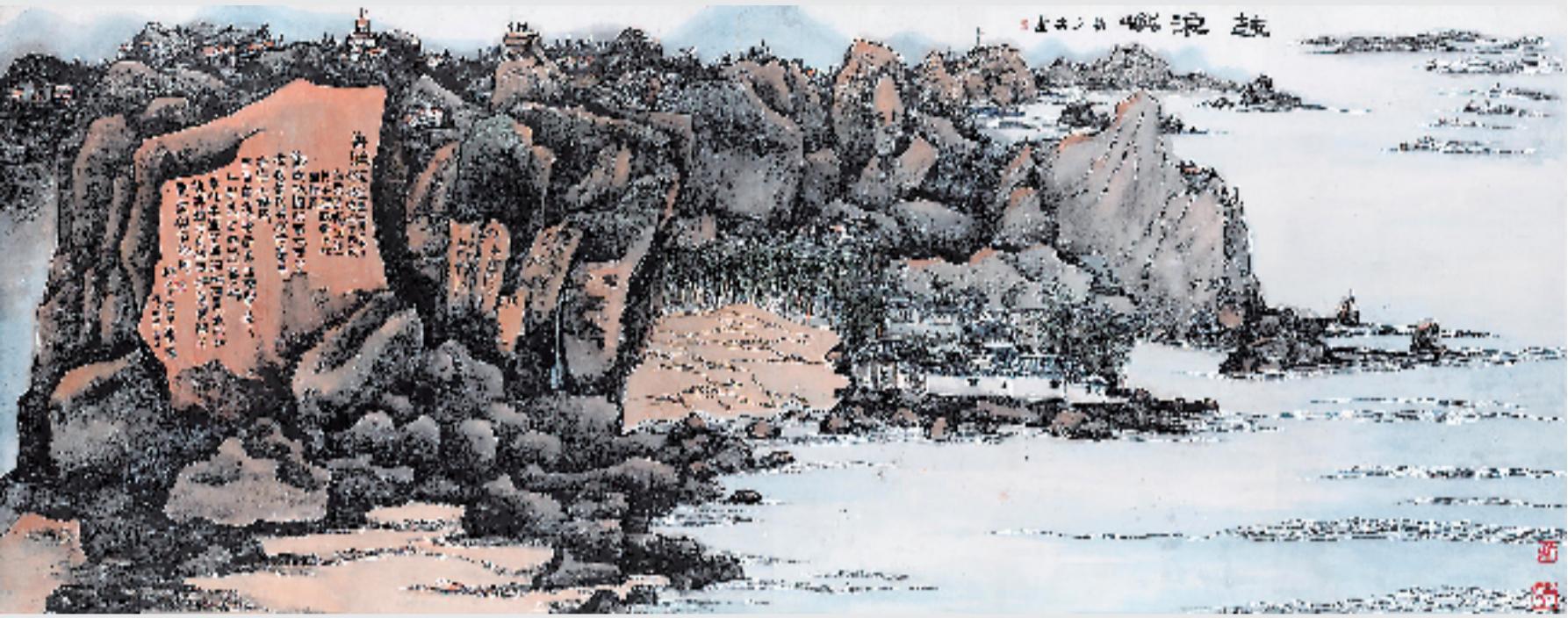


中国书画名家馆藏巡览

# 一股浩然气——赖少其《鼓浪屿》赏析

■ 魏振



赖少其《鼓浪屿》1985年 广州艺术博物院(广州美术馆)藏

赖少其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。

《鼓浪屿》创作于1985年，赖少其在《我与军事美术》一文中回忆了创作过程：1982年春，当我来到鼓浪屿写生时，当地群众向我反映，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厦门时是从鼓浪屿登陆的，曾有800余名战士牺牲在攻占这个高地的战斗中，人民称之为“英雄山”。我听后心潮澎湃，产生了要画一幅大画来纪念这批为国捐躯的烈士的激情。我先用丈二匹宣纸画了一幅题名为《海上明珠》赠厦门宾馆，中共厦门市市委书记陆自奋同志看后很受感动，表示要建立烈士纪念亭怀念革命先烈。1985年我将赴北京美术馆举办我的书画展时，又用丈六匹宣纸创作了第二幅《鼓浪屿》大画。

赖少其的艺术是以家国情怀为前提的。从抗日救亡运动的学生领袖到“新兴木刻运动”的先驱，从参加新四军被俘后的坚贞不屈到解放战争中的“干部一等功臣”，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南京、上海（华东）、安徽文艺领导工作中做出的突出贡献，他的人生很大一部分都奉献给了国家、民族和大众。独特经历中产生的“忘我”和“无畏”的精神正是他作品里的力量所在，这是经历了戎马半生、出生入死才有的力量，也正是这种力量决定了赖少其一生的高度。

鼓浪屿作为著名景点，人们大多看到的是秀美，在赖少其的画面中，却让鼓浪屿的壮观气势扑面而来，画作气魄宏大。作品以海岛全景入画，结构不落俗套，采取团块的方式，左紧右松，有一种自上而下的压迫感，这种以排山倒海之势建立的画面骨

架产生铮铮骨气，让画面充满力量。在色彩的应用上，赖少其以焦墨山水作底，辅以色彩与过渡水墨，并特别在峭壁处加重了红色，象征了当年烈士们为解放祖国洒下的热血。另外，画面中建立在版画基础上的黑白布局之道和左右疏密对比处理巧妙，特别是画面中巨石的磊落雄姿与海面的水波不兴形成反差对比，反映战斗的残酷与和平的美好，同时让作品更富有笔意墨韵，厚重之中见韧度。

赖少其作画注重意境。他在文章《点滴体会》中写道：“画的好坏，主要看‘意境’，景物能否吸引人，有没有寄托？能否画外有画？其次是笔墨是否超脱，有没有独特风格。”在《鼓浪屿》

中，赖少其将缅怀先烈的感情和老骥伏枥的抱负寄托其中，营造出“气吞万里”般充满生命力的意境，这种意境产生的感人气势和特殊力量，让一股浩然之气在画面中油然而生。

在画面的峭壁上，赖少其有感而发，直抒胸臆，用漆书作“海赋”诗一首：“郑成功，国破家亡焚青衣，投笔从戎，水操台尚在，海上雄风。三十年后，枪声再起，炮声隆隆，人都道英雄山，血染山红。我此来，遥望眼，海峡两岸，渔船如梭，海阔天空，微风飘荡，楚语吴音，尽与家乡同。”

诗意层层递进，第一段表达对民族英雄郑成功焚儒巾于文庙，投笔从戎，最终收复台湾的钦佩之情，第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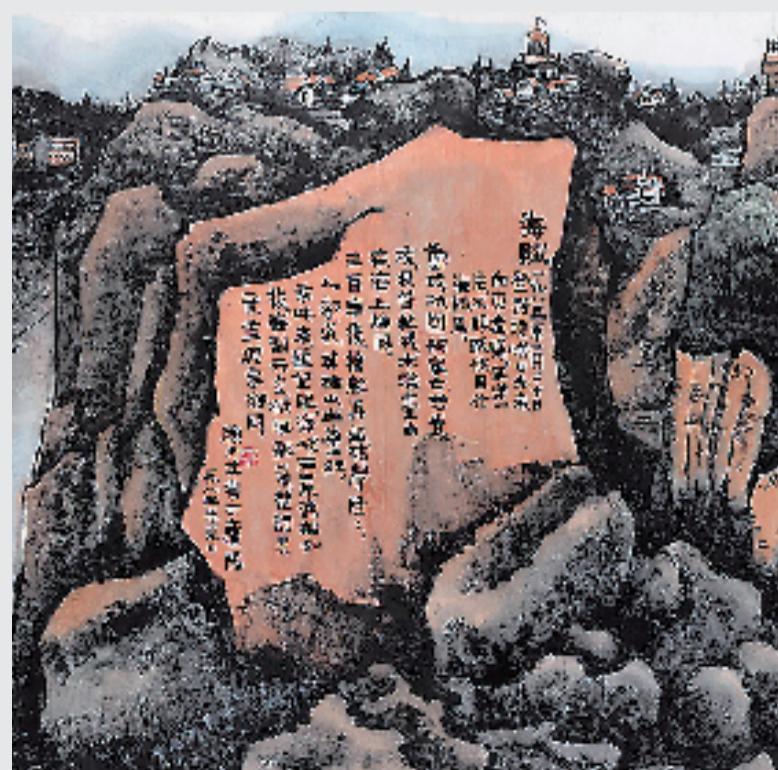
段缅怀为解放鼓浪屿和厦门牺牲的人民烈士，最后是对未来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期待。

赖少其曾言：山水画中题诗，是诗、书、画三者结合，画中题了诗，是为了引导与启发观赏者再创造画中所无的诗境，山水画以歌颂祖国为题材，就会激发人们爱国主义的感情。

《鼓浪屿》中诗、书、画的高度融合、有机统一让这件作品除了具有精良的笔墨和壮阔的意境，还有耐人寻味的诗境；画面中虽无人物描写，却从诗和画中联想到万马奔腾、红旗漫卷的壮观场面和“宜将剩勇追穷寇”的豪迈气概，激发观赏者的爱国主义热情。

晚年赖少其在画室“木石斋”中，常年悬挂一副自书联：“欲佩三支剑，独弹一张琴”。“剑”代表战士，“独”代表个性，“琴”代表修养。在赖少其身上，开放的襟怀、独特的阅历以及丰厚的学识让他诗人与战士的气质融洽无间。如果从这幅画里的家国情怀中去纵观赖少其的艺术人生，或许对当下的主题性美术创作也有着一层启示意义：美术家如何从强调个体里走出来，转化成代表国家、民族抑或当下的时代精神。表现这种精神或许不在于题材是否宏大，而在于如何通过作品去升华主题，我们可以在赖少其的很多作品中找到答案。

《鼓浪屿》中的山，借山而已，画面里的海，借水而已。赖少其画的是胸间的一股气：骨气，正气；画的是心中的一段情：战士情，文人情。赖少其在古拙奇趣之外，撑起一股雄浑之气，在一笔一墨、皴擦点染之中，在一木一石，纵横开阖之上，弥漫着气之“浩然”。



赖少其《鼓浪屿》(局部)